

田園之秋

作者：陳冠學

-- 初秋篇 九月一日

置身在這綠意盎滿的土地上，屈指算來也有足足的兩年了。這兩年的時光已充分將我生命的激盪歸於完全的平靜，可謂得到了十分的沈澱和澄清。在過往的日子裏便蠢蠢欲動，想拿起筆來記下這至福的生涯，但是正沉浸間，生命吸飽了這田園的喜悅，反而如醉如癡般，幾度拿起筆來，幾度無法寫出一個字。可是不能一味如此感激下去，起碼得勾出幾筆素描。我得振奮起這一枝筆來寫，在一天裏，雖即不能從這整個生涯的喜悅裏完全清醒，也得半醒半醉地抽出幾分鐘時間盡力寫一點兒。

真巧今天是秋季來臨的第一日，事前也不曾選擇，卻在秋季剛到的同一日開始了這本田園日記。秋，本就合人喜愛；秋，緊接在炎夏之後來到，有誰能不愛？何況秋季是成熟的季節，這田園裏的居民，更是愛秋過於春了。

人們總是等季節來到已有些日子之後纔注意到新的季節來了，而也在此時纔覺察到上一季節早走了。那廣闊田園裏的莊稼，那原野中、田埂間、道路旁和前庭後院裏的草木，都是在人們一場好睡的夜裏偷偷萌了芽、茁壯了，結實了的啊！而當人們一覺醒來，綠的黃了，黃的綠了；並且人生自幼兒而少，自少而壯，自壯而老，不也正是這般地在不知不覺間變換著的嗎？在自然裏，人和物畢竟是一氣共流轉，顯現著和諧的步調，這和諧的步調不就叫做自然嗎？這是一件生命的感覺，在自然裏或田園裏待過一段時日以後，這是一種極其親切的感覺，何等的諧順啊！

怪不得今日天高氣爽，淺藍的晴天上抹著幾絲薄紗也似的白雲，空氣如此澄澈而清涼。如今回想起來，早在十多天前無怪早晚已彷彿有了秋意，甚至中午日光偏照之時，也一樣帶著清泉似的氣息。一禮拜前，竹蓐裏，在暮色蒼茫中，已聽見伯勞聒噪，原來秋是到了。要不是今天拿起筆來寫這日記，怕要再等幾番秋雨纔覺得著罷！

我愛秋，不僅愛它成熟，愛它在炎夏之後帶來涼意，更愛它是候鳥的季節，尤其是冬留鳥來的季節。當五月春將去，夏逼來時，幾次揮手送別了客鳥北歸，接著炎夏一到，不僅在炎熱的氣溫下懨懨無聊賴，不僅沒有了春花爛漫，尤其不見那多彩的好影，豐美的好音。夏，於是更顯得索然無俚。然而當秋一到，這一切又都回來了，花圃裏有著記不清的菊科的花開放；道路旁一樣有著它繁多的族類，在人腳邊靜靜展蕊。那北來的鳴客，更是令人覺得此地纔是牠的故鄉似的，到處是踪影，是歌聲。秋，是個豐盛的季節。

今天一早吃過早飯，眼看著明淨的晨光揭開的是這麼美好的一個天地，任怎麼鐵定的習慣，也不能把我留在書桌前坐下來好好地看書。我生命內裏不由產生出一股力量，非得把我推出去，在這一大大田園間巡行一遭，似不肯罷休；尤其

那清晨的空氣，給朝陽透過，好像起了什麼物理化學作用，我得出去，像一尾魚游入一泓清泉，我得游進這空氣中。我又覺得，強烈得覺得，非得去點檢一下，那初到的鳥，初開的秋的花，好像那是我的莊稼似的；真是個奇異的感應力。於是，我出去了，轉了一大圈，把這一帶的田園，及田園間的大小路，甚至小徑，乃至田埂田壠，當然走不遍，但是卻像非得每一條都去造訪不可。於是我挑了平時最常走的路徑，著實轉了一圈。一路上相照面的一切，包括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，就像遇見了好友一樣，和牠們打招呼。雖然旁人也許不能理解，但是我自己卻是那麼親切地感到這一切有著人格的真實。在一所纔經營了兩年的果園邊，見到了一隻伯勞，瞟了我幾眼，停在籬柱上；見了不由心喜：

嘿！這兒挺不錯嘛！是不是？別再往南去！何必呢？這裡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過冬地啊！

伯勞聽見我跟牠講話，又瞟了我幾眼，沒有飛去。真的，我真的不希望牠再辛勞飛越重洋到赤道上，我以東道主的身份，十二萬分誠懇，希望牠留下來。一群烏嘴鷺鳥，大約五、六隻，在田路的那一頭浮沈而過。一隻草鵲在草尖上抽動著牠的長尾，脊令脊令連珠似的鳴轉著。差點而被一隻鶻嚇著，這小東西撲地從腳邊草叢裏飛起。牠總以為人家沒發現牠，可是直挨到行人的腳趾要踩到牠那不滿半寸長的尾羽，這纔著慌擲出來，要是不熟悉牠這脾氣，準要被嚇著。單看那些路邊徑旁的花，就令人深深覺得秋季畢竟是樸素的，雖即一樣點綴著漫山遍野的花色，比起春來，可真是顯得多嫺雅啊！菊科紅花屬的一點紅，正舉著一束束待放的紅蕊，有的已是弄過花，迸開棉也似的絮。另有蓬屬的草，也輕輕揚起似乎粉紅的花絮，只要有一陣清風過，那些花絮就會乘風飄去。一、兩珠小本含羞草，靜靜地在僻處舉著胭脂絨球也似的花，探出了矮草的頭頂。草蜘蛛披在草尖上離地不及一寸的網，綴滿了露珠，映著朝暉，晶瑩給大地增添了一項富麗的裝飾。大自然畢竟是無限的富有，這裡不啻是千萬顆真珠！當然我最富有，這一切都是上天贈給詩人的，若我也算得上是詩人的話。其實，人間也只有像我這樣置身在這晶瑩的晨野裏的人，纔配稱為詩人，你說是不是？總之，那催我出去的感應力，果然發於這一片靈秀，轉了這麼一圈，我的生命更加晶瑩了。

回來踏勘屋前八分地的番薯，有一半早已成熟。上月下旬，忙著給另二甲地的番麥施肥培土，照顧不到這一邊。這一、兩天內總得犁了這四分地的番薯，最遲不能拖過一星期。

下午在家修理農具，清理內外，不覺暮色生於籬根屋角，纔知道時間對於獨居的人，不論工作休息都是一樣的快慢。給牛放了夜草，灌了十幾竹管的潘水，天色已完全暗下來了。

藉著燈光給撐開了一角夜色，讀了幾頁書，發覺有幾本書有些破解，兀兀地給做了一番修補。寂靜極了，彷彿聽見時間的腳步聲從身邊過去。但是一定神，這纔聽見田野裏傳來土蟬的夜鳴。此刻是九點半，此物自黃昏六點起，足足振動了三個半鐘頭的薄翅，真有那份勁兒，可也真迷人！

導讀：

作者陳冠學，臺灣省屏東人，一九三四年生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，曾擔任國中、高中及專科國文老師。一九八一年辭去教職，遷回屏東縣新埤鄉萬隆村老家，過著晴耕雨讀的日子。著有《莊子新傳》、《論語新注》、《象形文字》、《老台灣》、《台語之古老與古典》等諸子、文字學等古典學術作品。重要現代散文有《藍色的斷想》、《田園之秋》、《訪草》、《父女對話》等。

陳冠學寫人與自然共生共存，蘊涵深度的人文思考與觀照，充分表露其對台灣自然田園的詠讚，可謂台灣田園作品的啟蒙著。《田園之秋》一書係作者自民國七十二年至七十四年逐年發表，初秋篇、仲秋篇、晚秋篇，最後合輯為《田園之秋》。該書成書後，受到文壇極度重視，曾別獲得吳三連文藝獎散文獎、中國時報文學獎的散文推薦獎，開台灣自然關懷、田園、環保文學創作的先河，可比美梭羅的《湖濱散記》。

作者藉著在屏東鄉下的田園生活，紀錄下自然界種種生態。由於作者親自耕作，對於自然界的生物十分熟稔，且作者因具有深厚的儒家、道家的思想根底，因此全書內容不但顯出一個熱愛自然田園的讀書人情懷、而且對於人天大自然的宇宙觀、有著極深刻的認知。

《田園之秋》成書至今已近三十年，作者當時即憂心台灣由農業社會將邁入工業社會，田園可能遭受的污染、破壞。而今倏忽二十多年已過，美麗的寶島乃至世界正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污染，大自然這幾年無情的反撲，人類都正在嘗其苦果，未來的命運更是嚴峻，作者三十年前的憂慮，可說是頗有「先見之明」。

《田園之秋》一書內容，作者起寫於九月一日到十一月三十日，全書是以日記體形式寫作。本文選自〈初秋篇〉九月一日文。作者文筆樸實親切，鮮少任何修飾語句，卻表達出對土地最深誠的情感，文字功夫堪稱一流。

（選自《田園之秋》，陳冠學著，2003，台北：草根出版公司）

品味時間：

1. 《田園之秋》一書堪為田園創作經典，請詳讀該書；並請找尋近年來有關的田園、自然或環保文學閱讀。
2. 請談談你對目前台灣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看法。